



茅盾著



路

著 盾 茅

路馬國海上

行印局書華光

1933

實售國幣三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三版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版權所有

著者 茅盾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路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 上海四馬路
電話 九二六八九

路

一

一九三〇年，剛過了「五一」節。早晚雖則還涼快，正午時分却已經像盛夏那麼熱。軟癢在驕陽下面的江漢關碼頭，蠕動著聲嘶流汗的人臉。過江來的箱籠包裹，倒也不少。這是因為近來風聲又緊，武昌城裏的老百姓不得不打疊些細軟送進漢口租界。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誰也不很了然。徐家棚車站昨夜開出了一

列兵車，是千真萬確的；湘江輪船到岳州被扣，許多逃難的老百姓改搭了木船下來，沒有地方住，就在文昌門外空地上過了一夜，也是千真萬確的。大智門方面也不閒靜。每天總有四五列車的傷兵裝到。上游到沙市，下游到武穴，節節紅旂飛舞，兵火瀾漫。只這武昌數十里周圍算是一七豔不驚，然而有人滿之患。漢口的旅館都告「客滿」。旅館老板眯著笑眼，拍拍裝飽了的錢袋，趕快又去做公債「空頭」。

前方怎樣，上下游怎樣，武昌的老百姓老實是滿不開心的；最近的又起恐慌，無非是爲的緊在後方。聽說桂軍逼近了湘潭，說不定還是要在賀勝橋，汀泗橋之間再演三年前的老把戲。

夾在這大堆的嚷嚷鬧鬧的過江人中間，青年薪，也挾着一隻小

小的上等牛皮手提箱，被波浪似的肩陣在簸蕩。他是一個大學生。快要畢業的大學生。從服裝看來，該是個寒苦的學生，然而從他的丰腴的臉龐，從容的氣度和眉宇間的英俊颯爽看來，似乎他的出身並不怎樣「微賤」。他是屬於破產的所謂「士大夫階級」的子弟。手提箱却不是他的。自然他也有過和這一樣地精緻名貴的一隻手提箱，但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並且賣了那箱子換來的幾本書和一套制服也早已破舊不堪。現在這手提箱是一位女同學的。總該是裝著貴重的飾品的了。也是聽得風聲喫緊，所以托薪帶過江來，打算寄放在法租界的親戚的家裏。

掙脫了人堆的青年薪，鬆一口氣，揩一揩額角上的汗珠，掙眼瞅着包圍攔來的人力車夫，一面用手插進衣袋裏，數著剩下來的銅

子。

「法界，天堂街！」

「六百錢，拉您家去！」

他的衣袋裏的銅子也數完了。是十九個雙銅子，三百八。無論如何不夠坐車子。怪窘地搖着頭，忍心裝作不會聽到別的車夫們嚷說的「五百六」，「五百」，他匆匆地沖開車夫的圍陣，沿着江邊馬路往東走，手提箱換在右手裏。

覺得手下漸漸重了，他再換一次手，忍不住對箱子瞅了一眼。亮晶晶的兩具彈簧暗鎖彷彿就是箱子的女主人的一對俊眼睛，多麼溫柔，而又常是那樣的含情未吐。薪的心有些晃蕩了。眼前散亂的人影都幻化成他這知心的女同學。脚下慢了，思潮的起落却更頻數。

女同學中是她學問最好……模樣兒差些，但是那一對聰明外露的眼睛呀……不多說話……只眼光那一閃就叫人風魔了夠透……聽說父親是巨商，什麼廠在信陽……咳，怎麼想到這上頭去了？……太驕傲是真的，但現代的女子不有點兒驕傲便會受侮辱的哪……也並不是不能溫柔……對上了她的心，溫柔的叫你醉……比自己大了幾歲……但據說正是羈絆過了二十五歲的女子才能真心愛人呢……薪的臉上掠過了滿意的笑容，微顫著的嘴唇輕輕哼了一句：

「滿堂兮美人，獨與予兮目成！」

吟味著這知遇之感，脚步是快了，眼光有些發楞，下意識地把箱子再攙一次手，却突然闖過兩三個人，阻住了去路。

是三個巡捕。外國人和中國人。要看看箱子裏是什麼東西。當

真是女同學並沒把鑰匙交給薪。竟忘記了法租界時時要檢查行人。然而箱子裏管保都不過是些女子的用品，也許有點貴重首飾。要寄放到某公館去。親戚？是這箱的主人。自然某公館裏不認識薪這個人。却是有一封女同學的寄放箱子的信。

一切的申說都不行。箱子是頗重。巡捕們交互提著估斤兩。眼光只在薪身上打滾。看過了女同學的信，又搜過薪的身體，結果還是連人帶物都弄到捕房裏。

也是少爺出身的薪好像閨秀被人誣污似的很生氣。看著別人也是箱籠包裹的安然在街上走，更是不平。格外又有一層不放心。生恐箱子裏的「寶貝」丟失了一二件，則將何以對女友！此時他真有點反對軍閥的內爭，和匪共的搗亂了。不是恁地，何至青天白日檢

查行人？

等待一切都弄明白又到天主堂街某公館交付清楚以後，已經是紅日西斜近黃昏。薪餓著肚子渡江回去。站在船舷上，晚風吹著頗有些涼意。到艙裏，又是汗臭煙味悶得人發昏。算是右後舷差可，他就蹲在那裏靜聽人們談論著前後方的軍情。倒映在江水中的漢口的燈火一點一點遠了，混成一片金波。攔江泊著的五六艘外國軍艦頂桅上的燈，閃閃地像是半空的大星。就是這五六條大傢伙使得漢口租界成爲保險庫！不圖今天自己也上了「保險庫」。無端又碰到麻煩。總算外國人還講理，僅僅耽擱他四小時。這麼胡亂地想著的薪猛記起學校裏某教授說的「帝國主義不打自倒」那番議論來了。可不是？沒有內戰，沒有匪共，租界失却了「保險庫」的作用，帝

國主義也就無計可施！

上流水面托著半輪紅日，映得半江的水色成爲赭裏帶金。薪側過臉去瞅著，思緒又轉了方向。女同學的箱子裏藏著一張男子的照片呢！同學中沒有這個人。莫不是她的未婚夫？許是什麼大學的教授？北平？南京？也許是政界中？那麼，委員呢？什麼長，什麼主任？光景是總比將畢業的他闊綽得多！一縷酸意衝上他鼻尖來了。近來常常在他心頭縈迴的那個問題忽地一齊發動。父親早就渴望他掙錢幫家用。可是老糊塗了的父親何曾知道學校中雖是一高材生，他的到社會上找職業時反不及一個熟練的勞工。入黨政界罷？不但要人汲引，並且也得會拍會鑽。教書呢，沒有現做教育局長或是校長的至親。而況自己又是高傲成性，受不了半句話就要炸。：龜山

已經消失在暝色裏，薪亦深埋在愁思中，捧着頭一動也不動。他本來有個指望。說來並不高明，但却是中國幾千年來「寒士」們照例的指望。也是像他那樣俊俏聰明的人兒不算非分妄想的指望。然而剛才無意中看見了箱子內的男子照片，他的指望打成粉碎了。人家何曾有意，都是自己心痴，神經過敏！

靠着薪左邊的兩個人談了半天的話，此時也忽然靜默著，時時洩出一兩口悶氣。水波是叫得怪響。兩個人之一好像睡夢中驚覺來似的率然又開口了，聲音很低，然而沉著：

「只有一條路，當土匪去罷！要活，就得走這一條！」
薪的重壓著的心卜地一跳。斜過眼去看，是兩個高大的漢子，胳膊的筋肉有啤酒瓶那樣粗。再看看自己的體格，薪真成得自己沒

有生活在這世間的權利。忍不住眼眶兒紅了。

汽笛連叫了兩聲，水泡挾著煤屑吹到薪的臉上。眼前已是漢陽門。薪掙扎著再難在人堆裏讓帶到岸上。肚子裏不客氣的亂叫，腿又重得像鉛柱一樣，他把手插進衣袋裏，搖了一下，咬着嘴唇，頭垂到胸脯前了。雜鬧中有人在後面叫他。裝作不聽見。然而隨即叫聲到了他的身邊，是一個女子，也是同學，低一級，向來熟識，總算是朋友。

「薪，早就看見你，在船上。」

像被人捉到了陰私，薪紅漲著臉，沒有回答。

「到了漢口罷？一個人？幹麼？」

「沒有什麼事。」

說這話時的薪，臉色忽又轉爲灰白。女子微笑，點點頭，往前去了。可是走得不多幾步，便又站住，等候薪到了跟前，她又說：

「趕不上校裏的開飯時間了。一同上館子罷。」

「那——不行。我沒有帶錢。」

「不要你化錢。」

雖則不很願意，但肚子確有這需要，薪亦就不再拒絕，惘惘然跟著女子，到了他們校裏同學們常去的一家小館子，各人喫了一碗麵。女子喜歡說話，看出了薪好像有心事，話更多了。這是她的脾氣；她就喜歡這麼掣自己做本位，纏著人不放，算是一種特別的消遣。她講起學校裏最近的事來；同學中間鬧黨派，學校當局腐敗顯預。薪聽著，不作聲，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他像一個冥想的哲學

家。然而實在他並無所思。只是空虛，異樣的未曾經驗過的空虛，主宰著他的神經中樞。不是一個活的，有生命力的人，却是一付機器，接收外界物象的機器，能聽，能看，也能起反應，但只像泡沫似的一閃即滅。僅當跑堂的一雙粗胳膊呈現在他眼前的時候，他起了一次較持久的聯想：渡船上坐在他左邊的兩個高大漢子以及偶然落到他耳朵裏的那一句話。

「畢業後你有什麼計畫？」

在並排走著回校去的路上，女子的散漫的閒談中跳出了這麼一句。

蘇全身一震，空虛的腦海中突然生出許多叢雜的旋轉的什麼，同時他又是活人了。又是主動地會思索會煩惱的活人了。他嘆一口

氣，睜眼睛瞅著他的女伴，好久，好久，方才搖一下頭。

當頭是一輪明月，洒下水也似的青光。在這神秘的月光下，薪的飽孕著愁思的俊俏的臉龐也別有一種神秘的力量。無論如何總還是一顆血肉做成的心在胸脯裏跳躍著的女伴，無論她怎樣頑皮，此時也受了感動了。好像有這樣的意思通過了她的心：可憐哪，現代的青年！這樣一個可愛的青年！並排著默然又走了幾步，她帶點宛曼的神氣說：

「我是不想讀到畢業了。究竟我們在學校裏學了些什麼呀？吹上課號了，我們拏了書去上課，又吹號了，我們下課。考試了，我們要範圍，我們預備。紀念週了，我們讀遺囑。『五一』『五七』要開會，我們喊口號。就是這麼一回事！只不過得到了幾份講義。

可是，你抱了這些講義到社會上去找事，誰也不會來理你！薪，看你的樣子，家裏未必寬裕罷？下半年你總得弄點事情做做，是不是呀？」

「找不到。沒有專門技能，找什麼事情好呢？」

薪突然站住了。他的含有深愁的炯炯的目光注在女友的身上。比自己矮得多，也像是比自己年輕得多，專愛淘氣頑皮，整天跳來跳去的這個杜若，竟會說那樣的話！那樣的似乎應該出自蓉口中的老練的話！他的眼光移到了她的臉上。是一張頗爲白皙的，有一對大黑眼睛，和兩道會說話的眉毛的面孔。他從來不會仔細看過這面孔，也是從來不曾懷著現在那樣的心情去看這面孔。他忽然覺得不好意思了，垂下眼去，成了化石似的一動也不動。